

開放文學－諷刺警世－儒林外史
第四十六回 三山門賢人餞別 五河縣勢利薰心

話說余大先生葬了父母之後，和二先生商議，要到南京去謝謝杜少卿。又因銀子用完了，順便就可以尋館。收拾行李，別了二先生，過江到杜少卿河房裏。杜少卿問了這場官事，余大先生細細說了。杜少卿不勝歎息。正在河房裏閒話，外面傳進來，有儀徵湯大老爺來拜。余大先生問是那一位。杜少卿道：「便是請表兄做館的了，不妨就會他一會。」正說著，湯鎮臺進來，敘禮坐下。湯鎮臺道：「少卿先生，前在虞老先生齋中得接光儀，不覺鄙吝頓消，隨即登堂，不得相值，又慙我一日之思。此位老先生尊姓？」杜少卿道：「這便是家表兄余有達，老伯去歲曾要相約做館的。」鎮臺大喜道：「今日無意中又晤一位高賢，真為幸事。」從新作揖坐下。余大先生道：「老先生功在社稷，今日角巾私第，口不言功，真古名將風度。」湯鎮臺道：「這是事勢相逼，不得不爾。至今想來，究竟還是意氣用事，並不曾報效得朝廷，倒惹得同官心中不快活。卻也悔之無及！」余大先生道：「這個朝野自有定論，老先生也不必過謙了。」杜少卿道：「老伯此番來京貴幹？現寓何處？」湯鎮臺道：「家居無事，偶爾來京，借此會會諸位高賢。敝寓在承恩寺。弟就要去拜虞博士並莊徵君賢竹林。」喫過茶，辭別出來。余大先生同杜少卿送了上轎。余大先生暫寓杜少卿河房。這湯鎮臺到國子監拜虞博士，那裏留下帖，回了不在署。隨往北門橋拜莊濯江，裏面見了帖子，忙叫請會。

這湯鎮臺下轎進到廳事。主人出來，敘禮坐下，道了幾句彼此仰慕的話。湯鎮臺提起要往後湖拜莊徵君。莊濯江道：「家叔此刻恰好在舍，何不竟請一會？」湯鎮臺道：「這便好的極了。」莊濯江吩咐家人請出莊徵君來，同湯鎮臺拜見過，敘坐。又喫了一遍茶。莊徵君道：「老先生此來，恰好虞老先生尚未榮行，又重九相近，我們何不相約作一個登高會，就此便奉錢虞老先生，又可暢聚一日。」莊濯江道：「甚好。訂期便在舍間相聚便了。」湯鎮臺坐了一會，起身去了，說道：「數日內登高會再接教，可以為盡日之談。」說罷，二位送了出來。湯鎮臺又去拜了遲衡山、武正字。莊家隨即著家人送了五兩銀子到湯鎮臺寓所代席。過了三日，管家持帖邀客，請各位早到。莊濯江在家等候。莊徵君已先在那裏。少刻，遲衡山、武正字、杜少卿，都到了。莊濯江收拾了一個大敞樹，四面都插了菊花。此時正是九月初五，天氣亢爽，各人都穿著袷衣，啜茗閒談。又談了一會，湯鎮臺、蕭守府、虞博士都到了。眾人迎請進來，作揖坐下。湯鎮臺道：「我們俱係天涯海角之人，今幸得賢主人相邀一聚，也是三生之緣。又可惜虞老先生就要去了。此聚之後，不知快晤又在何時？」莊濯江道：「各位老先生當今山斗，今日惠顧茅齋，想五百里內賢人聚矣。」坐定，家人捧上茶來。揭開來，似白水一般，香氣芬馥，銀針都浮在水面。喫過，又喚了一巡真「天都」，雖是隔年陳的，那香氣尤烈。虞博士喫著茶，笑說道：「二位老先生當年在軍中，想不見此物。」蕭雲仙道：「豈但軍中，小弟在青楓城六年，得飲白水，已為厚幸，只覺強於馬渴多矣！」湯鎮臺道：「果然青楓水草可支數年。」莊徵君道：「蕭老先生博雅，真不數北魏崔浩！」遲衡山道：「前代後代，亦時有變遷的！」杜少卿道：「宰相須用讀書人，將帥亦須用讀書人。若非蕭老先生有識，安能立此大功？」武正字道：「我最可笑的，邊庭上都督不知有水草，部裏書辦核算時偏生知道。這不知是司官的學問，還是書辦的學問？若說是司官的學問，怪不的朝廷重文輕武；若說是書辦的考核，可見這大部的則則是移動不得的了。」說罷，一齊大笑起來。戲子吹打已畢，奉席讓坐。戲子上來參堂。莊非熊起身道：「今日因各位老先生到舍，晚生把梨園榜上有名的十九名都傳了來，求各位老先生每人賞他一齣戲。」虞博士問：「怎麼叫做『梨園榜』？」余大先生把昔年杜慎卿這件風流事，述了一遍。眾人又大笑。湯鎮臺向杜少卿道：「今兄已是銓選部郎了？」杜少卿道：「正是。」武正字道：「慎卿先生此一番評駁，可云至公至明；只怕立朝之後，做主考官，又要目迷五色，奈何？」眾人又笑了。當日喫了一天酒。做完了戲，到黃昏時分，眾人散了。莊濯江尋妙手丹青畫了一幅「登高送別圖」，在會諸人，都做了詩。又各家移樽到博士齋中餞別。

南京餞別虞博士的，也不下千餘家。虞博士應酬煩了，凡要到船中送別的，都辭了不勞。那日叫了一隻小船，在水西門起行，只有杜少卿送在船上。杜少卿拜別道：「老叔已去，小姪從今無所依歸矣。」虞博士也不勝淒然。邀到船裏坐下，說道：「少卿，我不瞞你說。我本赤貧之士，在南京來做了六七年博士，每年積幾兩俸金，只掙了三十擔米的一塊田。我此番去，或是部郎，或是州縣，我多則做三年，少則做兩年，再積些俸銀，添得兩十擔米，每年養著我夫妻兩個不得餓死，就罷了。子孫們的事，我也不去管他。現今小兒讀書之餘，我教他學個醫，可以糊口。我要做這官怎的？你在南京，我時常寄書子來問候你。」說罷，和杜少卿灑淚分手。杜少卿上了岸，看著虞博士的船開去了，望不見了，方纔回來。余大先生在河房裏。杜少卿把方纔這些話告訴他。余大先生歎道：「難進易退，真乃天懷淡定之君子！我們他日出身，皆當以此公為法。」彼此歎賞了一回。當晚余二先生有家書來約大先生回去，說：「表弟虞華軒家請的西席先生去了，要請大哥到家教兒子，目今就要進館，請作速回去。」余大先生向杜少卿說了，辭別要去。次日，束裝渡江。杜少卿送過，自回家去。

余大先生渡江回家，二先生接著，拿帖子與乃兄看，上寫：

愚表弟虞梁，敬請余大表兄先生在舍教訓小兒，每年修金四十兩，節禮在外。此訂。

大先生看了，次日去回拜。虞華軒迎了出來，心裏歡喜，作揖奉坐。小廝拿上茶來喫著。虞華軒道：「小兒蠢劣，自幼失學。前數年愚弟就想請表兄教他，因表兄出遊在外。今恰好表兄在家，就是小兒有幸了。舉人、進士，我和表兄兩家，車載斗量，也不是甚麼出奇東西。將來小兒在表兄門下，第一要學了表兄的品行，這就受益的多了！」余大先生道：「愚兄老拙株守，兩家至戚世交，只和老弟氣味還投合的來。老弟的兒子，就是我的兒子一般，我怎不盡心教導。若說中舉人、進士，我這不曾中過的人，或者不在行。至於品行文章，令郎自有家傳，愚兄也這是行所無事。」說罷，彼此笑了。擇了個吉日，請先生到館。余大先生絕早到了。虞小公子出來拜見，甚是聰俊。拜過，虞華軒送至館所。余大先生上了師位。虞華軒辭別，到那邊書房裏去坐。

纔坐下，門上人同了一個客進來。這客是唐三痰的哥，叫做唐二棒椎，是前科中的文舉人，卻與虞華軒是同案進的學。這日因他家先生開館，就踱了來，要陪先生。虞華軒留他坐下喫了茶。唐二棒椎道：「今日恭喜令郎開館。」虞華軒道：「正是。」唐二棒椎道：「這先生最好，只是坐性差些，又好弄這些雜學，荒了正務。論余大先生的舉業，雖不是時下的惡習，他要學國初帖括的排場，卻也不是中和之業。」虞華軒道：「小兒也還早哩，如今請余大表兄，不過叫學他些立品，不做那勢利小人就罷了。」

又坐了一會，唐二棒椎道：「老華，我正有一件事要來請教你這通古學的。」虞華軒道：「我通甚麼古學？你拿這話來笑我。」唐二棒椎道：「不是笑話，真要請教你。就是我前科僥倖，我有一個嫡姪，他在鳳陽府裏住，也和我同榜中了，又是同榜，又是同門。他自從中了，不曾到縣裏來，而今來祭祖。他昨日來拜我，是『門年愚姪』的帖子，我如今回拜他，可該用個『門年愚叔』？」虞華軒道：「怎麼說？」唐二棒椎道：「你難道不曾聽見？我舍姪同我同榜同門，是出在一個房師房裏中的了；他寫『門年愚姪』的帖子拜我，我可該照樣還他？」虞華軒道：「我難道不曉得同著一個房師叫做同門！但你方纔說的『門年愚姪』四個字，是鬼話，是夢話！」唐二棒椎道：「怎的是夢話？」虞華軒仰天大笑道：「從古至今也沒有這樣奇事！」唐二棒椎變著臉道：「老華，你真怪我說！你雖世家大族，你家發過的老先生們離的遠了，你又不曾中過，這些官場上來往的儀制，你想是未必知道！我舍姪他在京裏不知見過多少大老，他這帖子的樣式必有個來歷，難道是混寫的！」虞華軒道：「你長兄既說是該這樣寫就這樣寫罷了，何必問我！」唐二棒椎道：「你不曉得，等余大先生出來喫飯，我問他。」正說著，小廝來說：「姚五爺進來了。」兩個人同站起來。姚五爺進來作揖坐下。虞華軒道：「五表兄，你昨日喫過飯，怎便去了？晚裏還有個便酒等著，你也不來。」唐二棒椎道：「姚老五，昨日在這裏喫中飯的麼？我昨日午後遇著你，你現說在仁昌典方老六家喫了飯出來。怎的這樣扯謊？」小廝擺了飯，請余大先生來。余大先生首席，唐二棒椎對面，姚五爺上坐，主人下陪。喫過飯，虞華軒把方纔寫帖子話說與余大先生，余大先生氣得兩臉紫漲，頸子裏的筋都耿出來，說道：「這話是那個說的？請問人生世上，是祖父要緊，是科名要緊？」虞華軒道：

「自然是祖父要緊了。這也何消說得！」余大先生道：「既知是祖父要緊，如何纔中了個舉人，便丟了天屬之親，叔姪們認起同年同門來？這樣得罪名教的話，我一世也不願聽！二哥，你這位令姪，還虧他中個舉！竟是一字不通的人！若是我的姪兒，我先拿他在祠堂裏祖宗神位前打幾十板子纔好！」唐二棒椎同姚五爺看見余大先生惱得像紅蟲，知道他的迂性獸氣發了，講些混話，支開了去。

須臾，喫完了茶，余大先生進館去了。姚五爺起身道：「我去走走再來。」唐二棒椎道：「你今日出去，該說在彭老二家喫了飯出來的了！」姚五爺笑道：「今日我在這裏陪先生，人都知道的，不好說在別處。」笑著去了。姚五爺去了一時，又走回來，說道：「老華，廳上有個客來拜你，說是在府裏太尊衙門裏出來的，在廳上坐著哩。你快出去會他。」虞華軒道：「我並沒有這個相與。是那裏來的？」正疑惑間，門上傳進帖子來：「年家眷同學教弟季葦頓首拜。」虞華軒出到廳上迎接。季葦蕭進來，作揖坐下，拿出一封書子，遞過來說道：「小弟在京師因同敝東家來貴郡，令表兄杜慎卿先生託寄一書，專候先生。今日得見雅範，實為深幸。」虞華軒接過書子，拆開從頭看了，說道：「先生與我敝府厲公祖是舊交？」季葦蕭道：「厲公是敝年伯荀大人的門生，所以邀小弟在他幕中共事。」虞華軒道：「先生因甚公事下縣來？」季葦蕭道：「此處無外人，可以奉告。厲太尊因貴縣當舖戡子太重，剝削小民，所以託弟下來查一查。如其果真，此弊要除。」虞華軒將椅子挪近季葦蕭跟前，低言道：「這是太公祖極大的仁政！敝縣別的當舖，原也不敢如此，只有仁昌、仁大方家這兩個典鋪。他又是鄉紳，又是鹽典，又同府縣官相與的極好，所以無所不為，百姓敢怒而不敢言。如今要除這個弊，只要除這兩家。況太公祖堂堂太守，何必要同這樣人相與？此說只可放在先生心裏，卻不可漏洩，說是小弟說的。」季葦蕭道：「這都領教了。」虞華軒又道：「蒙先生賜顧，本該備個小酌，奉屈一談；一來恐怕褻尊，二來小地方耳目眾多，明日備個菲酌送到尊寓，萬勿見卻。」季葦蕭道：「這也不敢當。」說罷，作別去了。

虞華軒走進書房來，姚五爺迎著問道：「可是太尊那裏來的？」虞華軒道：「怎麼不是！」姚五爺搖著頭笑道：「我不信！」唐二棒椎沉吟道：「老華，這倒也不錯。果然是太尊裏面的人？太尊同你不密邇，同太尊密邇的是彭老三、方老六，他們二位。我聽見這人來，正在這裏疑惑。他果然在太尊衙門裏的人，他下縣來，不先到他們家去，倒有個先來拜你老哥的？這個話有些不像。恐怕是外方的甚麼光棍，打著太尊的旗號，到處來騙人的錢。你不要上他的當！」虞華軒道：「也不見得這人不曾去拜他們。」姚五爺笑道：「一定沒有拜。若拜了他們，怎肯還來拜你？」虞華軒道：「難道是太尊叫他來拜我的！是天長杜慎卿表兄在京裏寫書子給他來的。這人是有名的季葦蕭。」唐二棒椎搖手道：「這話更不然！季葦蕭是定梨園榜的名士。他既是名士，京裏一定在翰林院衙門裏走動。況且天長杜慎老同彭老四是一個人，豈有個他出京來，帶了杜慎老的書子來給你，不帶彭老四的書子來給他家的？這人一定不是季葦蕭！」虞華軒道：「是不是罷了，只管講他怎的！」便罵小廝：「酒席為甚麼到此時還不停當！」一個小廝走來稟道：「酒席已經停當了。」